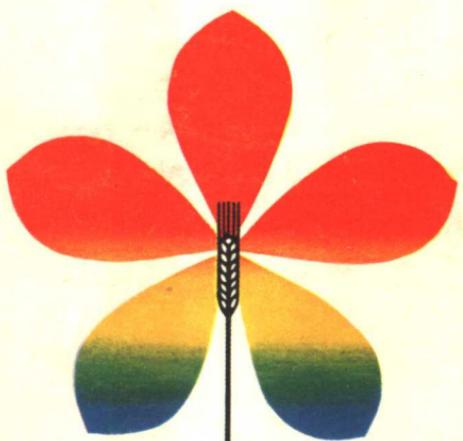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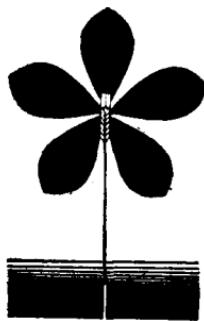


滨海红花





滨海红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滇海红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4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7 插页2

1978年7月北京第1版 197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589 定价 0.44元

内 容 说 明

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我国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广大贫下中农正信心百倍地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这本散文集，就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反映了山东省烟台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颂扬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精神；描绘了大寨红花遍地开的动人景象。

封面设计：张一民

装饰图：杨连城 李业礼

刘庆孝 曲清堂

宋仁贤

目 录

红花赞	陆笛 (1)
不尽征程入画来	山曼 (10)
大地金潮	山曼 亦斌 (17)
林海颂	彭仁 (25)
英雄的脚步	杨德忠 (34)
“大干书记”.....	王守志 (44)
龙须风光	吴德勇 (53)
隆隆的马达声	卜昭利 (62)
笔架山上绘新图	杨学宽 (69)
描金手	亦斌 宋孟 (78)
命脉	王润滋 (86)
麦浪滚滚	王常滨 (92)
大路朝阳	李胜利 (102)
梨乡春歌	高小华 (113)
虾塘纪事	姜宪章 (125)
层林尽染	孙念亭 (138)
橹把之歌	车吉断 (148)
战龙头	孙长文 (158)
金葫芦	谷本料 (164)

前程似锦	夏元学 肖模喜	(176)
滨海彩霞	孙鳌祥 梁月昌	(181)
大自然的主人	张宝堂	(190)
红色方向盘	尹其超	(198)
海珍岛	孙寅昌	(204)
岙角石抒怀	顾玉义	(213)

红 花 赞

陆 箕

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地区，三面环海，丘岭起伏。这里有坦荡如砥的掖县平原，有峰峦层迭的牙山山脉，有鱼鲜虾肥的海岛渔村，有蜂飞蝶舞的林场果园。山光水色，风景秀丽。

但是在这里，最诱人的还不是这绮丽的自然风光，而是那遍地盛开的大寨红花。她不仅色彩绚丽，芳香宜人，而且斗雪傲霜，常开不败！

金风习习，稻谷飘香，我来到了这盛开大寨红花的渤海之滨。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金色的秋天。千里胶东，五谷蕃熟，华实蔽野，呈现出一派欢乐的丰收景象；滨海大地，欢歌笑语，热浪扑人，洋溢着抓纲治国的战斗豪情！

漫步胶东半岛，我访问了许多地方。足迹所到，触目所见，都在我心里激起汹涌的感情。如今盛开在这里的大寨红花，经过斗争风雨的不断洗涤，犹如一树树绽开的红梅，更加光彩夺目，引人入胜！

我到过有名的下丁家大队，它是烟台地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然而，只有知道它的昨天的人，才更为它的今天所感动。这里的贫下中农告诉我，过去的下丁家，是个谁见了谁

发愁的地方。这里山是和尚头，滴水贵如油；地是乱石窝，十年九不收。这个大队的范家村，解放前二百多口人，全靠村头一眼小井吃水。赶上天旱，井底朝天，人们只好到几里以外的南山根接泉水吃，庄稼收成就可想而知了。“有女不嫁范家村，吃水挑到南山根；去时穿着绣花鞋，回来露出脚后跟。”这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一首歌谣，它毫不夸大地道出了穷山恶水给这里的人民带来的辛酸和苦难。但是下丁家的贫下中农是有志气的。解放以后，特别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后，他们在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王永幸的率领下，向穷山恶水宣战，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们凭着两个肩头一双手，开山劈岭，拦河截流，绿化荒山，一口气干了十几年，终于摘掉了下丁家的贫穷落后的帽子。现在到这里的人，简直认不出它原来的模样了。看山上，松青柏翠，郁郁葱葱；看山腰，果实累累，压弯枝头；看山根，梯田层层，巍峨壮观。空中输电线密如蛛网，伸向村庄，田头；环山路上火红的拖拉机往来奔驰，赶运丰收果实；大田里喷灌设备正在喷珠扬玉，为秋播浇水造墒。队办工厂里机声隆隆，美味可口的果脯，源源外运……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啊！今天的下丁家，已经有二千多亩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一九七〇年超千斤，今年又取得一千九百斤的好收成；公共积累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元，集体福利事业越来越多，成为胶东大地上的一枝最鲜艳，最诱人的大寨红花……

我还访问过古城莱阳，这里的城厢公社也奏出了一曲农业学大寨的胜利凯歌。城厢公社地处城镇，过去资本主义挡道，凭着好地不打粮。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这里的干部群

众一心一意学大寨，批资本主义敢于主动进攻，干社会主义不怕脱皮掉肉，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使粮食生产达到一千八百多斤，仅小麦一季就超千斤。这样的产量，在江南水乡，也许是不值得特别夸耀的，可是在丘岭起伏的胶东半岛，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做到了，谁能说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呢？！……

如果说这些还是仅限于一个大队，一个公社，地域还不是那么广阔的话，那么，再看看横跨莱西、即墨两县，方圆九十多万亩土地的姜山大洼吧。当我望着那远连天际，金浪滚滚的稻田，耳听着那稻浪深处传来的一阵阵丰收歌儿时，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的感觉，禁不住对这迷人的景象赞赏。可是，昔日的姜山大洼却不是这般模样。旧社会流传在这儿的两首歌谣是：“天旱碱茫茫，雨来水汪汪，地瓜不爬蔓，高粱一杆枪”；“大洼愁，一场大雨漂走牛；大洼苦，光长茅草不长谷”。这就是昔日姜山大洼的面貌。它荒芜沉睡了几千年，也作践折磨了这里的人们几千年。可是它终于在翻身做了主人的洼区人民面前低头了。一九七〇年以后，洼区人民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靠大寨人的精神，向千年为害的姜山大洼宣战了。他们挖沟垫田，疏浚河道，降服了“龙王”，赶走了盐碱。现在的姜山大洼是，春来碧绿青翠，秋至稻谷飘香，粮食生产一下子由过去的一、二百斤，增长到七、八百斤，变成了胶东的“小江南”，烟台的“稻谷仓”……

我置身于这滨海地区，犹如进入了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里，目不暇给。在这里，粮食亩产一九七五年就过了“长江”，

在这里，十七个县（市）已经有十三个跨进了大寨县的先进行列；在这里，粮食亩产过千斤的县（市）以及突破双千斤的社队，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真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幼苗破土，靠的是雨露阳光。大寨的种子，为什么在烟台大地上开出如此璀璨的花朵呢？人们告诉我，这些鲜艳的大寨红花啊，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大寨精神哺乳出来的；是迎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急风暴雨开放出来的；是全区九百多万人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是的，走大寨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这里，从一九七〇年烟台地委带领全区人民认真回答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的“一年不行，两年行不行？三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这一严峻问题开始，直到乌云翻滚的一九七六年，斗争可以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因为这里的人民认准了斗争的方向，顶住了错误路线，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定不移地沿着大寨道路挺进，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

一九七五年，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年啊！这一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了，华国锋同志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鼓舞人心的报告。这是强劲的东风，这是催征的战鼓，它在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激起了汹涌澎湃的春潮。富

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胶东儿女，更是以空前未有的干劲和气魄，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滚滚热潮。形势象火一样红啊！

但是，正当广大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迈开了大干社会主义的脚步的时候，一股寒流迎面袭来了。什么“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呀，什么“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呀，什么“大干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口号”呀，什么“整顿就是复辟”呀，等等，真是棍子遍地打，帽子满天飞，邪风起处，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面对“四人帮”的喧嚣，烟台地区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学习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终于辨清了风向，窥破了“四人帮”的蛇蝎心肠。干部群众说：“不学大寨，不搞生产，不抓粮食，难道让八亿人民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吗！”“谁想把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从俺心窝里拔掉，那是做梦！学大寨人，走大寨道路，我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八个犍牛也甭想拉回来！”

这里的人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用战斗实践了自己的钢铁誓言。

当“四人帮”的魔爪伸向大寨，妄图砍倒这面红旗的时候，下丁家大队的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他们响亮地提出：对大寨红旗坚信不移，走大寨道路坚定不移。毅然第五次去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他们对照大寨找差距，重新制定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新规划。就在这一年，他们又打了个大胜仗，在凤凰岭上修起了一条三十二华里的环山路，为实现农

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当“四人帮”叫嚷搞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的时候，全省第一个过千斤的黄县县委不怕打棍子，不怕扣帽子，针锋相对，做出了对资本主义倾向，要“党内党外一齐批，城镇农村一齐批，上下左右一齐批”的决定，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带领全县人民大干快上，迈开了向千斤县进军的步伐。

当“四人帮”把“唯生产力论”的大棒舞得最凶的时候，掖县的琅琊岭上，人民又是针锋相对，喊出了“琅琊岭上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的豪壮誓言。就在那朔风凛冽，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里，琅琊岭上却炮声隆隆，热气腾腾。沿岭几万名干部群众挥汗如雨，干劲冲天，一冬春造出了二千八百亩大寨田。

在渔业大寨大鱼岛，在粮食亩产过双千的岙角石，在营造了万亩林海的聂家，一句话，在千里胶东的社社队队，到处回响着一个声音：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再大干！

胶东人民就是这样赢得了同“四人帮”殊死斗争的胜利，就是这样用战斗和汗水培育出了遍地盛开的大寨红花！

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业绩啊！

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今天，这里的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国，甩开膀子干社会主义的革命激情，更是感人至深。

在一个山区大队里，我结识了一伙“老愚公”。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可是他们扎寨观云岭，抡锤打钎，

开山采石，干得比小伙子们还欢。支部书记告诉我，这些老人从一九七〇年“愚公采石队”成立那天起，就在观云岭上扎下了营寨，他们冒酷暑，顶严寒，劈山采石，源源不断地为大队农田水利建设供应石料。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队里的领导权一度被一小撮坏人抓去了，他们利用“愚公队”开采的石料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这可惹恼了这些老人。他们说：“搞资本主义歪门邪道，就是一锤一个金元宝我们也不干！”说罢扔下铁锤钢钎，愤愤下山去了。“四人帮”打倒后，老人们高兴得奔走相告。他们凑在一块喝完了庆胜利的喜酒以后，拾掇起采石家伙，重返观云岭。他们向队里保证，农业学大寨用的石料，我们全包了，要多少，我们采多少！在观云岭上，老人们乐哈哈地对我说：“华主席为咱除了‘四害’，咱要为华主席争光，舍上这把老骨头，为抓纲治国献上份力量！”

有谁能不为老人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呢？在这里，象这样的事情是到处可见，数不胜数的。在即墨县的一个大队里，我有幸参加了一次“齐心会”。这个大队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学大寨，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七四、一九七五两年粮食亩产连续超过双千斤。在一些目光短浅的人看来，在这样的穷山旮旯里，能够闯出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革命到顶”了，应该“歇兵养马”了。可是，这里的贫下中农却不这样想。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李带着一些干部群众来到了岳头峰，大家围坐在一起，红红火火地开起“齐心会”来了。会上老李充满感情的问大家：“同志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地方吗？”“岳头峰呀。”人们有些迷茫地说。只见老李把手一挥，铿锵有力地说：“不，现在我们是站在农业

学大寨的新的起跑线上。十二年前，我们是在这里踏上了农业学大寨的金光大道，今天新的征途还要从这里开始。党支部决定，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在天柱峰上开人造平原，修环山公路，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老李的话象在油锅里加了一把盐，顿时群情沸腾了。人们越议论越热烈，越议论心越齐，一直谈到晚霞满天的时候。在我离开这个大队那天，天柱峰上已经响起了隆隆的开山炮声，浓烟起处，我看见半架山梁被劈下来了。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场面啊！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党的“十一”大，喜讯一个接着一个，人们的心里，比灌了蜂蜜还甜，人们的革命激情，比烈火还旺，长期被“四人帮”压抑着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到处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如果说象上面这个大队这样的先进单位，正在万里征途不下鞍，继续革命攀高峰的话，那么后进单位急起直追赶先进的情景，就更加动人啦。在一个县的治河工地上，十里长堤，车水马龙，欢歌号子，响彻云霄。三万多名民工你追我赶，劲头儿象潮水般地往上涨。推车的扁筐上了尖，挑土的扁担压成了月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我找到了县委副书记兼工地总指挥老洪。他正高绾着裤角，袒露着膀子，推着小山般高的一车土，一路飞跑，看架势正在与青年突击队的小伙子们竞赛哩。见到我，他立刻兴奋地跑上来说：“嗬，你来得好哇，正好帮我们搞搞宣传工作，给大家鼓鼓劲！”“还要鼓劲？”我惊讶地说，“这劲还不够！”老洪说：“还要鼓！要鼓得象五八年大跃进那样子。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损失补上去！”在我离开工地的时候，老洪又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你明年再来呀！”

别看我们眼下还不是大寨县，可是请你相信，在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中播下的金色的种子，一定会在我们这儿开出灿烂的大寨红花！”

听，这话说得多么好哇！

我目睹了这些鼓舞人心的场面，深深地被感动了。英雄的胶东人民，已经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胜利后的斗争。他们正在脚踏实地向着新的高峰攀登。我完全相信这位书记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胶东人民的心血和汗水的浇灌，这里的大寨红花一定会开放得更多，更红，更绚丽！

不尽征程入画来

山 曼

我心里有一幅画不完的画，画的是印满胜利进军脚印的道路。

这画有诗一般的题，愈经岁月磨炼愈显光彩。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深冬，英雄的大寨人来到胶东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下丁家大队指导工作。下丁家大队的党总支书记永幸同志陪着大寨来的客人观看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这天，正是雪后初晴，漫天皆白，更添出一层豪壮的气色。只见一溜山顶，青松傲雪，楞生生的翠色茂气堂堂。一层一叠的梯田，裹雪覆冰之后，平展展犹如白玉刻出来一般。山沟里虽已积雪近平，却还听得见冰雪之下叮咚悦耳的流水声。一个个水库，高坝耸立，满库的积水已变成一方方宽展的雪原。一条条水渠，在银色的峰峦中或隐或现地走画出龙盘蛇舞的身影。更有那不畏风雪的社员，满山遍野，这坡锤声，那坡炮响，活现出一幅斗雪图。

大寨人一路走，一路称道是：“看山山青，看地地平，沟沟有水，库库相连，看人精神焕发，干劲冲天。”

大寨人兴致勃勃，顺着东涧沟盘环曲折，看过上下数十层梯田和高低两座水库，再往上，一步陡似一步，约走过一箭之

地，抬头一望，人人觉得又奇又险，单见陡坡之上高堰壁立，一色儿青石垒砌，层层节节，排空直上。两列高堰之中，夹着一条曲折的小路，阳光从那小路上投射下来，站在堰下，就只见一线亮天，这是下丁家大队出名的高山劈岭造田。大寨人一定要到上边看看，永幸同志指着那冰封雪冻的小路说：“路不好走哇！”大寨人爽朗一笑，拉住永幸的手，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从这不好走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呀！”说着便领头循着一线亮天攀登上去，覆雪的山路立时印出了攀登者深深的足迹。后面的人，精神顿时一振，一个个踩着大寨人的脚印登上了高坡。

深雪中，山路上，印满了大寨人坚实的脚印。这一幅感人至深的画，一下子跃上我的心头。

大寨人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正好作了这幅画的题。

此后十几年中，每访下丁家大队，总要到东涧。每到东涧，总要想起这幅画，而这幅画上又总是在增新彩，添新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到这里来，当时他们正提出了“向高山水利化进军”的口号。东涧沟里虽早有了两座水库，可是谁也不以此为至臻完美，仍决计要更上一层楼，在高山劈岭造田的上边，再造一座水库，使那高层梯田也能自流灌溉。

选定了修这座高山水库的地脚之后，人人都说极好。因为这地方上有高峰数顶，下雨降雪自有许多可用之水，即在旱时，也还有不少细流浅溪可聚，这一处山势又是谷深口狭，正好造坝。库成之日，居高临下，或灌高山梯田，或为下面的几处水库作后盾，都是最理想的事。